

于沛 周荣耀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学术论文集

1964—2004

· 史学理论卷 ·

于沛 周荣耀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学术论文集

1964—2004

1. 史学理论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论文集/于沛,周荣耀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

ISBN 7-5004-4806-6

I. 中… II. ①于…②周… III. 世界史—文集 IV. K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052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118.5

字 数 2064 千字

定 价 235.00 元(全 5 卷)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于 沛 周荣耀

编 委 孙惠安 刘 军 李敦球
吴必康 张顺洪 张晓华
赵文洪 徐建新 黄立弗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李天勇 崔宪涛 郭沂涟
夏 寅 冯慧茹

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代序）

陈翰笙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向来非常重视历史这门学科，这是因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演变而来的，而世界的明天又必须靠今天的努力。目前全世界无产阶级，担负着改造和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尤其应当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明白世界历史发展过程，那就难免重蹈覆辙，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问题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研究世界历史。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书信中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①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也谈到历史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②有一次周总理听到有同志告诉他：“现在中小学不教中国历史了，大学只教四门所谓四史。”总理马上问，哪四史。回答说，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总理又问：“没有中国通史吗？那怎么行呢？中国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不学通史，总得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嘛！”^③总理在这里虽然说的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又何尝不是同样重要呢？如果能融会贯通整个世界史，那对我们制定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国古代的历史是包括在经诗以内的。王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章太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759页。

③ 《人民日报》1978年7月30日。

认为：经之所说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其后修己之道，衍而为儒家之学，治人之道，则史家意有独至。于是“经史遂判然二途。”“古无史之特称……”^①

在西方上古时代，历史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拥有西方“历史之父”称号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至前425年）所写的《希波战争》，笔调生动鲜明，引人入胜；但因此而常常在史实中穿插一些不尽可信的故事或传说。欧洲中古时代历史和神学也是分不开的。历史的著述着重神明与人类的关系，例如罗马帝国末期，北非主教奥理略·奥古斯丁（354—430年）所写的《上帝之城》的内容就是这样。

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还是19世纪上半期在西欧开始的。拿破仑时代因为提倡爱国主义，史学才成为专业，才有历史课和史学教授。至于在我国直到19世纪末开设公立学校的时候，才有历史课程，而有中国通史的专门著作则更要晚得多。

可惜直到现在写世界通史的人们，只是把欧美亚非一些国家的历史，或多或少地分期叙述一下，并未说明社会组织是如何转变的，是人类如何进步的。无论学术性著作或通俗著作，都有这个缺点。英国剑桥大学编纂的《世界近代史》，阿诺德·约瑟·汤因比所写的《历史研究》，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我国60年代作为高等学校教材发行的《世界通史》都存在这个问题。

至于世界史的通俗读本，例如早年出版的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1974年出版的爱·齐·曼福特所编的《世界简明史》，1976年出版的汤因比著的《人类与大地》，也是按时代编写的，在每个时期内讲一些国家的历史。有些作者甚至借此机会宣传自己的偏见。例如汤因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里，宣传欧洲社会终究将接受上帝的意志。又如威尔斯《世界史纲》的1974年版，还有一些歪曲事实而反对共产主义的谬论。

上面列举的一些著作，表面上看来，好像都是全面的世界通史，其实这些著作仅仅是国别史的拼凑，很难使读者通晓社会的组织如何转变，人类的文化是如何进步的。换句话说，这种世界史的写法，没有说明原始社会如何分化为阶级社会的，阶级社会中又如何通过斗争而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这样的著作，不能起到真正的教育作用，只能使读者知道过

^①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见《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第6期，上海，1935年6月刊行。

去一些历史事实，但不能明白整个社会进步的内在因素。其实世界史的作用，就是要让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社会组织如何改变，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原因，从而使得这门科学成为我们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这才能够称得上是一部真正有用的世界通史。

任何事物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正因为研究世界史的工作，一般说来比研究本国史要困难，开始的时间也要晚些，所以存在上述的缺点，并不为怪。

那么怎样的一部世界通史，才能算真正有意义的呢？首先应该从各地区或各国选择一个典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来说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从一个典型的社会来分析它的演变，就可避免现有世界史一般的缺陷。已经出版的世界通史，往往只叙述一些社会演变的事实，读者不能从这些事实中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其实我们应当以无产阶级没有偏见的立场、观点去分析阶级关系、组织体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和其发展的各种原因。因此应该选择一个典型的国家或地区来把问题分析清楚，才能明白它的意义和发展的规律。当马克思以英国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时，他就告诉我们德国必然有同样的趋势，了解了英国的今天就可预料到德国的明天。^①

其次还应将各大洲各国同类型的社会，尽可能地作比较，说明它们之间相同和相异的情况，以及互相影响的事迹。这样就有助于证实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从一种社会转变到另一种社会的阶级斗争。现有的世界通史，虽然提到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充分分析它的前因后果和它的过程，这样就不能使读者明白一个社会的转变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今后我们编写世界通史，应当避免上述这些缺点。

总而言之，拼凑各地区或各个国家的历史而编写的世界通史，不能使读者了解一种社会演变为另一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也不能了解怎样受到前一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而找出社会向前演变的规律。如果我们有一部好的世界通史，那就能加强我们的革命信心去发迹社会使它向前发展。因此我们要急起直追来从事世界史的研究。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研究呢？世界已经有五六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关世界历史材料，真如又深又广的矿藏，正待我们去挖掘。如果我们不去挖掘第一手材料，仅仅根据书刊文章中一些片断不可靠的资料而从

^① 马克思：《资本论》初版的序言，伦敦，1867年7月25日。

事研究，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研究工作应当从大量可信的史料中去精心探索，我们必须在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切忌先有一个结论，再去找史料论证的做法。

毛主席说得对：“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又提醒大家：“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又说：“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①大家知道，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著述《资本论》，曾经读过一千五百多种书籍，并做了大量的摘录。他正是在充分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科学结论的。他的学风，为我们研究世界历史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那么，哪些历史材料是我们必需阅读的呢？第一手资料大约可以有三类。第一是从地下挖掘出的大量文物资料。第二是中外各国的已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各种档案。第三是当事人的可靠的记载，尤其是回忆录、日记、书信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世界史必须采用的材料。第二手材料，便是可靠的或较为可靠的历史著作。

记得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白莱斯台特教授，著述了大部的埃及古代史。他的著作都是根据埃及挖掘出土的远古的文物加以分析研究而写出来的。瑞典的伍伯赛拉大学1956年有一百多学生上古代史课，他们的教授把他们带到埃及去参加考古挖掘工作。近年来美国有不少学者也到埃塞俄比亚去搞考古和研究古代史的工作。可见研究古代是要同考古工作密切结合起来的。可惜我国研究古代史的人们，很少根据国内几十年内出土的文物作为研究古代史的第一手资料而写出的论文或专著。现在只有《文物》杂志和《考古学报》，而没有根据出土文物写成的关于我国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的专门著作。其实近年来，黄河下游挖掘出来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远古的文物，以及广东、四川、浙江这些地方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应该可以供给我们作为研究我国上古史的资料，并同埃及和巴比伦的奴隶社会作分析比较。

世界各国政府的档案，有些俗称为蓝皮书或白皮书，也是研究世界史的第一手材料。欧美各国早已将几十年前的档案整理出版，可供史学家探讨。我国虽有档案馆的组织，还没有把档案编成有系统的参考资料。但研究历史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18页。

的人们，可以在明清档案中找到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 19 世纪陈兰彬到古巴去调查华工的报告，俗称为醒迷录，就可供我们了解大批华工在海外被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奴役的真相，以及他们为西方各殖民地开发资源的劳绩。在没有出版的外国档案中也有很多有意义的史料。记得 1932 年冬，我在广州沙面美国领事馆看到一些档案，其中就有 1900 年李鸿章通过他的医生英国人马克，私自勾结当时英国首相，要那位首相向慈禧推荐他为议和全权大臣。这就证实了李鸿章私通外国的勾当。

研究印度近代史的人，不免要看马·纳·罗易的回忆录，看了这部书，可以明白 1910 年印度抗英运动的内幕。要明白近东地区两霸斗争的历史背景，就应当读一读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所写的回忆录。好些回忆录，是研究世界史的第一手资料。如同回忆录一样，日记也是第一手史料。例如最近我国搞历史的人，对于洪秀全的去世，有所争论，终于在日记中才得到证实。当时曾国藩欺骗清廷，伪称洪秀全“服毒自杀”。但根据李秀成的自述和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就证明洪秀全是因病而死的。^① 还有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信札，也是第一手材料。如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讯、列宁的书札等，既是经典著作，也是很宝贵的史料。

第二手资料，便是可靠或较为可靠的历史著述。例如公元 7 世纪唐太宗时代编撰的《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当时 138 个所谓国家的历史和地理。又如 11 世纪司马光所撰的《资治通鉴》和 18 世纪乾隆时定版的《二十四史》，以及各省、府、县的地方志，都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至于 19 世纪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芳兰克，根据官府的档案而写成的一部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诸国家的历史，便是关于欧洲中古史的参考书。

1976 年巴黎出版的《法兰西的弊病》一书，可说是一本有价值的现代世界史参考书，作者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他曾任戴高乐党的总书记。他在这本书里揭露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在法国官僚主义严重，层次重叠，手续繁琐。因此，盖一所中学，需要经过 24 道手续，14 个部门批准。修建一个大学的医疗中心，需要涉及 50 个有关部门，一百多次往返周折，耗费了 10 年时间。又如法国属地留尼汪申请修建一座疗养院，往返多次，竟没有被批准，据称理由是法令规定疗养院的窗户，必须朝南向阳，而这个疗养院的设计，窗户却是朝北。官吏们却不知道留尼汪位于南半球，朝北才是向阳，从阿兰·佩雷菲特这本著作里，

^① 《光明日报》1978 年 9 月 12 日。

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法国因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而赶不上美国。

当时就地的通讯报道对我们研究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一种第二手资料。例如，日本东京的《世界周报》1978年5月30日到6月27日，登载了前驻莫斯科五年半的一位日本记者矶定田章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回国报告：亲身接触到的苏联》。在这篇文章里，他概括地描写了今天苏联的社会。他说：“苏联这个国家，在政治方面是官僚主义体制，在社会方面是自我服务的社会。”官僚主义和自我服务是苏联社会的两种不治之症，已经成为一切工作效率低的根源。矶定田章说，苏联官僚主义的表现是很多干部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而没有主动工作的热情。他看到苏联商店营业员服务的态度，一个营业员即使很空闲，也绝不去帮助另一位很忙的营业员。苏联有一种非自己负责的工作，绝不插手的风气。

矶定田章还说，在苏联，贿赂是万能的。书店经理，剧场售票处主任，海关官员，甚至警察，无一不收贿赂。有一个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对这位日本记者说：“苏联人的意识和19世纪初果戈理（1809—1852年）时代的意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不同的，只是帝俄时代只有沙皇一人统治，而现在苏联是15人统治，只是把社会主义的帽子戴在思想意识依然如故的俄国人的头上罢了！”这个报道，反映了今天苏联社会的真相。

现在我们来谈谈如何应用第一手和第二手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世界史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得出全然相反的结论来。目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搏斗的时代。我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立场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历史，绝不可被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所蒙蔽。我们知道，只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才是最进步的阶级，只有这个阶级才能摆脱一切偏见，才是最大公无私的。所以我们必须很好地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大量的资料中选择核对那些具有最典型的资料，来毫不顾忌地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但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最后才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还有，我们搞研究工作的人，必须学会分工合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应该很好地发挥分工合作的威力，群策群力，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

无组织的状况”。^① 我们研究世界史也必须采取有组织、有领导的分工合作制度。

一部世界历史，说到底，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历史。世界史既要叙述压迫民族和压迫阶级对人类历史犯下的罪行，也要记录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为自身求解放而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的历史。因此一部世界史，实际就是一部世界阶级斗争的教科书。

可是为了要完成编写《世界通史》的任务，还需要研究好些目前还没有了解的问题，例如：原始社会是怎样崩溃的？我国奴隶社会起于何时？非洲部落的历史与欧亚两洲的历史有何异同？我国的奴隶社会与其他各国的有何不同？中国古代和近代与欧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是怎样发展的？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有何异同？宗教与阶级斗争有怎样的关系？近代史上黑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怎样被殖民主义者奴役？最近半世纪内帝国主义有何新发展？英帝国主义是怎样衰落的？非洲各国是怎样相继宣布独立的？苏联为什么会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些问题如果还没有很好解决，那就很难编写一部较为完善的《世界通史》。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又占世界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我们还有很悠久的历史，因此我们应该从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有责任来认真研究上述这些问题。希望若干年后，能编写出一部符合我们要求的《世界通史》，对世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目 录

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代序）	陈翰笙（1）
怎样正确理解和评价洛克的“第二性质”学说？	陈启能（1）
浅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张宏儒（15）
陈翰笙的史学思想	陈洪进（29）
中国抗日战争与新中国成立	王振德（56）
国外计量史学的兴起与发展	王小宽（73）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及其渊源	陈祥超（88）
科学革命和历史思维	于 沛（101）
论二次大战中中国战场的几个问题	沈永兴（122）
E. P. 汤普森阶级理论述评	刘 军（140）
20 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	罗凤礼（152）
马克斯·韦伯史学思想述评	杨玉生（178）
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	张永华（190）
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理论问题	
——兼论历史学分支学科社会史学能否成立	张乃和（204）
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	陈 新（218）
霍布斯鲍姆的世界体系思想	姜 芃（235）
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侯云灏（258）
在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之间	
——关于“德意志独特道路”的新思考	景德祥（276）

怎样正确理解和评价洛克的 “第二性质”学说？

陈启能

陈启能 研究员，1934年10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上虞。1959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今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领域：史学理论、俄国史和加拿大史。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史学理论研究》主编。现为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合编）、《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合编）、《加拿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合编）、《中国和加拿大的社区发展》（合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合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合著）、《苏联史学理论》（合著）、《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主编）等等。

洛克所说的“第二性质”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主观的观念还是客观的属性？

严格地说，洛克自己在这个问题的答复上始终不是十分明确的，因此不能离开洛克哲学的基本精神去孤立考察他的“两种性质”的学说。

洛克在讲到“第一性质”的时候，始终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物体中各凝固部分底体积、形相、数目、位置、运动和静止。这些性质不论我们知觉它们与否，总是在物体中存在的。”“不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是和物体完全不能分离的。”^① 也就是说“第一性质”是客观存在的。洛克进一步说：“第一性质底观念是与原型相似的”。第一性质底观念“是被我们底感官所发

^① 洛克：《人类理解论》，1959年中文版，第100、106页。

现的，而且即使我们不知觉它们时，它们亦一样存在于实体中。”^① 这里指出了所谓的“第一性质”底观念是可以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属性的。洛克在全书中谈及“第一性质”的时候，常把“第一性质底观念”与“第一性质”当作同义语来运用，可是在讲到“第二性质”时就不这样。

洛克给“第二性质”是这样下定义的：“第二种性质，正确说来，并不是物象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而是能借其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感觉的那些能力。类如颜色、声音、滋味等等，都是借物体中微细部分底体积、形相、组织和运动，表现于心中的；这一类观念我叫做第二性质。”^② 洛克所说的“第二性质”是指的物体身上能产生感觉的那些能力呢？还是由这些能力在心中产生的观念？光看这个定义还不清楚，他似乎又指前者，又指后者。有一种意见认为，洛克只指前者。实则问题要复杂些。

洛克确实在谈到“第二性质”时，指出这是一种物体的能力。因此首先就要搞清楚，这种能力究竟又指的什么？洛克说过，能在心中产生观念的那种能力，是主物（能力主体的）性质。^③ 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有这样一种解释：“所谓‘性质’就是它产生的观念必须和它本身相似。而所谓‘能力’，尽管也是‘主物（能力主体）的性质’，但是它所产生的观念和它本身却完全不相似。”其实问题并不在能力与性质的区别上，因为假如“第一性质”是“性质”，“第二性质”只是“能力”，那为什么洛克在为能力下定义而举例时要把“第一性质”也归之为能力呢？^④ 问题在于，洛克在谈到“第二性质”时，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性质不是物体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而只是一种能力。^⑤ 他在这里要区分的是“东西”和“能力”，“第一性质”是物体本身具有的东西，“第二性质”则是一种能力（洛克确实有时也谈到“真正的性质”，以与“能力”区分，但这指的已不是前述的“能力是主物的性质”中的性质，而是在和“东西”同义的意义上说的，因为洛克只把客观存在于物体身上的“第一性质”称之为“真正的性质”）。洛克为什么要做这种区分呢？很明显，这里就不仅仅是观念和物体相似不相似的问题。

洛克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者。作为经验论者，洛克确认一切

① 洛克：《人类理解论》，1959年中文版，第102、271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同上书，第100页。

④ 参见同上，关于雪球的例子。

⑤ 同上书，第101、102页。

知识都来自经验，确认感觉“一定是人心以外一些物底能力所生的结果，因为人心自身并没有产生任何观念的能力。”^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洛克的哲学这样说：“洛克论证了 bon sens 的哲学，即健全理智的哲学，就是说，他间接地说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的。”^② 洛克是忠于健全人的感觉和理智的，这正是他可贵的地方。他确实不能同意“第二性质底观念”的产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这和健全的感觉和理智矛盾，颜色、声音、滋味、痛楚等感觉确实只在和外界接触时才产生。因此，洛克拿雪球做例子，指出雪球中所寓的那些能产生“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底观念”的各种“能力”，就是他称为“性质”的，至于它们在理解中所产生的那些感觉或知觉，就是所谓的观念。^③ 洛克只是在把“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都看成是产生它们的观念的客观原因时，才把它们并列起来称为“能力”（主物的性质）。

但是，在洛克看来，“第二性质”还与“第一性质”不同，不是物体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而只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什么呢？它与其所产生的感觉在内容上是否一致呢？这就是真正的问题症结所在，有的同志肯定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并引证了洛克的一段话：“我们所有的简单观念都是实在的，都是与实在的事物相契合的。我所以如此说，并不是说，它们都是实在事物的影像或表象；因为除了在原始性质以外，我们在别的性质方面，已经看到相反的情形，不过白与冷虽然不在雪内，正如痛觉不在雪内一样，可是白、冷、痛那些观念，既是外物能力底一些结果，而且造物者已经指定这些外物，要给我们产生这些感觉，因此，这些观念就是我们底实在观念，而且我们可依据它们来分别事物本身中真正存在的那些性质。”^④ 引文到此终止了。可是为了把问题弄明白，必须把引文继续下去，才能知道洛克的真意何在。“因为这些现象既然可以当做一些标记，使我们来知晓、来分辨我们所接触的各种事物，因此，我们底观念不论只是外物底一些恒常的结果，或者外物底精确表象，他们都一样可以成为实在的、能分别的特征（这句话很重要，值得仔细推敲，下面还要提到——笔者）；因为所谓‘实在’其含义就是各种观念和实在事物底各种差异的组织，是恒常地相对应的。至于那些组织，

① 洛克：《人类理解论》，1959年中文版，第361页。

②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③ 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第100页。

④ 同上书，第349—350页。

对它们或为原因，或为印模，都无关系，它们只要常被那些组织所产生的，它们就是实在的。因此，我们底一切简单观念，所以都是实在的、真正的，只是因为它们同能产生它们于人心中的那些事物底能力相契合；因为只要有这个条件，它们就会成了实在的，而不是任意的虚构。”^① 这里根本没有说明“第二性”感觉与“第二性质”在内容上的一致性，与所谓就内容言之“第二性”感觉是与实在的事物相契合的说法相反，洛克在这里说的是“同事物底能力相契合”。当洛克说“观念……只是外物底一些恒常的结果”时，指的是“第二性”感觉，说是“外物底精确表象”时，指的是“第一性”感觉。他为什么要把它们区分开来讲呢？假如说他们从内容上来讲都与实在事物一致的话，就没有必要作这种区分。所以洛克在这里说的只是一种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这点上说，无论“第二性质”或“第一性质”，对感觉来说或为原因，或为印模，都无关系，只要它们都是能在人心中产生观念的能力（请回忆前面提到的关于雪球的例子）。正因为有这种恒常的因果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凭借这些观念，把它们当作一些标记，来分辨各种事物；分别各种事物身上存在的“真正的性质”。这里并没有谈到内容上的一致性。

为了证明洛克所说的“第二性”感觉与“第二性质”在内容上并不一致，可以再举下面这段话。“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适当的器官，来接受火在视觉和触觉上所起的印象，而且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心同那些器官相连，从火或日来的印象，接受到的光和热底观念，则世界上便不会有光和热，这个正比如日尽管照、伊特纳火山尽管高喷，若是没有感觉的动物，世界上亦不会有痛苦似的。至于我们所能观念到的凝性、广袤，以及其所形成的形相、运动和静止，则不论世上有无感觉的动物来感觉它们，而它们仍是实在地在世上存在的。”^② 所以洛克几乎每次在谈到“第一性质”的时候，都要指出它们不管有没有被知觉，总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第二性质”则不是这样。世界上要是没有感觉的动物，就不会有光或热（从上文来看，洛克显然不是指光与热的观念），尽管太阳仍然在照，火山仍然在喷，也即尽管产生“第二性”感觉的原因依然存在（这对痛楚、饥饿等也同样适用）。可见“第二性”感觉和“第二性质”不仅是形态上不一致，而且在内容上也不一致了。否则洛克为什么总是只在谈到“第一性质”时强调它的不从属于人的感觉的客观存在呢？

^① 洛克：《人类理解论》，第350页。

^② 同上书，第353页。

那么，这种能力，既是产生感觉的一种原因，又不是事物本身存在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呢？“原始性质在起作用时，如果不能清晰地被人分别出，则它们的各种组合所发生的各种能力，便是所谓第二性质。”^① 可见，正如洛克自己所一再说明的一样，“第二性质”是依靠于“第一性质”的一些能力。在物体身上真正存在的只有“第一性质”，当它在某种条件下（不能清晰地被人分别出）起作用时，它们底各种组合能产生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在人的感官上起作用，产生出观念来。因此洛克说：“……眼如果看不到光或色，耳如果听不到声，上腭如果不尝味，鼻官如果不嗅香，则一切颜色、滋味、香气、声音等等特殊的观念都消散停止，而复返于它们的原因，复返于各部分体积、形相和运动。”^② 可见，不只“第二性质”是一种能力，“第一性质”也是能力（但“第一性质”不仅是能力，它与“第二性质”不同，还寓于客观事物本身），这种能力是产生感觉的客观原因。

再可以举一个例子。既然“第二性质”这种能力是由于“第一性质”在不能被人觉察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各种组合产生的，那么如果我们设法增强我们的观察能力，譬如利用显微镜，将会怎样呢？洛克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如果能发现出物体中渺小部分底原始性质，则现在的第二性质就会消灭了。”^③ 记得洛克在前面说过的关于物体不论经过什么变化，外面加于它的力量不论多大，“第一性质”永远不会消失的话吗？^④ 这有多么的不同啊。假如“第二性质”也是客观存在的话，那又怎么能消失呢？诚然，洛克在说明“第二性质”可能消失的问题时，还说过如下的话：“因为在感官底敏锐力增加以后，则现在给肉眼所产生的某种颜色会被发现是完全另一种东西；因为寻常目力所见的有色物象，在这种情形下，其微小部分底体积比例，就会发生了变化，产生出同以前差异的观念来。”^⑤ 是不是可以说，因为感官敏锐力增加了，物象微小部分底体积比例起了变化，产生了不同的新质，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观念了呢？这样说是错误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精密仪器，在这些仪器的帮助下，人们有可能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确切地观察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根本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新的质来，像

① 洛克：《人类理解论》，第106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③ 同上书，第272页。

④ 参见同上书，第100页。

⑤ 同上书，第272页。